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  
第三十四回 生我樓第三 為購紅顏來白髮 因留慈母得嬌妻

尹小樓下船之後，問姚繼道：「你既然會趁銀子，為什麼許大年紀並不娶房妻小，還是孤身一個？此番回去，第一樁急務，就要替你定親，要遲也遲不去了。」姚繼道：「孩兒的親事原有一頭，只是不曾下聘。此女也是漢口人，如今回去，少不得從漢口經過，屈爹爹住在舟中權等一兩日，待孩兒走上岸去探個消息了下來。若還嫁了，就罷，萬一不曾嫁，待孩兒與他父母定下一個婚期，到家之後，就來迎娶。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」小樓道：「是個什麼人家，既有成議在先，無論下聘不下聘，就是你的人了，為什麼要探起消息來？」姚繼道：「不瞞爹爹說，就是孩兒的舊主人，叫做曹玉宇。他有一個愛女，小孩兒五六歲，生得美貌異常。孩兒向有求婚之意，此女亦有願嫁之心，只是他父母口中還有些不伶不俐，想是見孩兒本錢短少，將來做不起人家，所以如此。此番上去，說出這段遭際來，他是個勢利之人，必然肯許。」小樓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上去看一看。」及至到了漢口，姚繼吩咐船家，說自己上岸，叫他略等一等。不想滿船客人都一齊嘩噪起來，說：「此等時勢，各人都有家小，都不知生死存亡，恨不得飛到家中討個下落，還有工夫等你！」小樓無可奈何，只得在個破布袱中摸出兩封銀子，約有百金，交與姚繼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只得預先回去，你隨後趕來。這些銀子帶在身邊，隨你做聘金也得，做盤費也得。只是探過消息之後，即便抽身，不可耽遲了日子，使我懸望。」姚繼拜別父親，也要叮嚀幾句，叫他路上小心，保重身子。不想被滿船客人催促上岸，一刻不許停留，姚繼只得慌慌張張跳上岸去。

船家見他去後，就拽起風帆，不上半個時辰，行了二三十里。只見船艙之中有人高聲喊叫，說：「一句要緊的話不曾吩咐得，卻怎麼處！」說了這一句，就捶胸頓足起來。你說是哪一個？原來就是尹小樓。起先在姚繼面前，把一應真情都已說破，只有自己的真名真姓與實在所住的地方倒不曾談及；只說與他一齊到家，自然曉得，說也可，不說也可。哪裡知道，倉卒之間把他驅逐上岸，第一個要緊關節倒不曾提起，直到分別之後才記上心來。如今欲待轉去尋他，料想滿船的人不肯耽擱；欲待不去，叫他趕到之日，向何處抓尋？所以千難萬難，唯有個搶地呼天、捶胸頓足而已。急了一會，只得想個主意出來：

要在一路之上寫幾個招子，凡他經過之處都貼一貼，等他看見，自然會尋了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姚繼上岸之後，竟奔曹玉宇家，只以相探為名，好看他女兒的動靜。不想進門一看，時事大非，只有男子之形，不見女人之面。原來亂信一到楚中，就有許多土賊假冒元兵，分頭劫掠，凡是女子，不論老幼，都擄入舟中，此女亦在其內，不知生死若何；即使尚存，也不知載往何方去了。

姚繼得了此信，甚覺傷心，暗暗地哭了一場，就別過主人，依舊搭了便船，竟奔鄖陽而去。

路不一日，到了個碼頭去處，地名叫做仙桃鎮，又叫做鮮魚口。有無數的亂兵把船泊在此處，開了個極大的人行，在那邊出脫婦女。姚繼是個有心人，見他所愛的女子擄在亂兵之中，正要訪她的下落，得了這個機會，豈肯懼亂而不前？又聞得亂兵要招買主，獨獨除了這一處不行搶掠。姚繼又去得放心，就帶了幾兩銀子，竟赴人行來做交易。指望借此為名，立在賣人的去處，把各路搶來的女子都識認一番，遇著心上之人，方才下手。不想那些亂兵又好巧不過，恐怕露出面孔，人要揀精擇肥，把像樣的婦人都買了去，留下那些「揀落貨」賣與誰人？

所以創立新規，另做一種賣法：把這些婦女當做醃魚臭鯪一般，打在包捆之中，隨人提取，不知哪一包是醃魚，哪一包是臭鯪，各人自撞造化。那些婦人都盛在布袋裡面，只論斤兩，不論好歉，同是一般價錢。造化高的得了西子王嬙，造化低的輪著東施嫫母，倒是從古及今第一樁公平交易！姚繼見事不諧，欲待抽身轉去，不想有一張曉諭貼在路旁，道：「賣人場上，不許閒雜人等往來窺視。如有不買空回者，即以打探虛實論，立行梟斬，決不姑貸！特諭。」姚繼見了，不得不害怕起來。知道只有錯來，並無錯去，身邊這幾兩銀子定是要出脫的了：「就去撞一撞造化，或者姻緣湊巧，恰好買著心上的人也未見得；就使不能相遇，另買著一位女子，只要生得齊整，像一個財主婆，就把她充了曹氏帶回家中，誰人知道來歷。」算計定了，那走到叉口堆中，隨手指定一隻，說：「這個女子是我要買的。」

那些亂兵拿來稱準數目，喝定價錢，就架起天平來兌銀子。還喜得斤兩不多，價錢也容易出手。姚繼兌足之後，等不得抬到舟中，就在賣主面前要見個明白。及至解開袋結，還不曾張口，就有一陣雪白的光彩透出在叉口之外。

姚繼思量道：「面白如此，則其少艾可知，這幾兩銀子被我用著了。」連忙揭開叉口，把那婦人仔細一看，就不覺高興大掃，連聲叫起屈來。原來那雪白的光彩不是面容，倒是頭髮！

此女霜鬢皤然，面上齟齬森起，是個五十向外六十向內的老婦。

亂兵見他叫屈，就高聲呵叱起來，說：「你自家時運不濟，揀著老的，就叫屈也無用，還不領了快走！」說過這一句，又拔出刀來，趕他上路。

姚繼無可奈何，只得抱出婦人離了布袋，領她同走到舟中，又把渾身上下仔細一看，只見她年紀雖老，相貌盡有可觀，不是個低微下賤之輩，不覺把一團慾火變作滿肚的慈心，不但不懊悔，倒有些得意起來，說：「我前日去十兩銀子買著一個父親，得了許多好處；今日又去幾兩銀子買著這件寶貨，焉知不在此人身上又有些好處出來？況且既已恤孤，自當憐寡，我們這兩男一女都是無告的窮民，索性把鰥寡孤獨之人合來聚在一處，有什麼不好？況且我此番去見父親，正沒有一件出手貨，何不就此將此婦當了人事送他，充做一房老妾，也未嘗不可。雖有母親在堂，料想高年之人無醋可吃，再添幾個也無妨。」立定主意，就對那老婦道：「我此番買人，原要買個妻子，不想得了你來。看你這樣年紀，儘可以生得我出，我原是個無母之人，如今的意思，要把你認做母親，不知你肯不肯？」老婦聽了這句話，就吃驚打怪起來，連忙回復道：「我見官人這樣少年，買著我這個怪物，又老又丑，還只愁你懊悔不過，要推我下江，正在這邊害怕。怎麼沒緣沒故說起這樣話來？豈不把人折死！」

姚繼見她心肯，倒頭就拜。拜了起來，隨即安排飯食與她充饑。

又怕身上寒冷，把自己的衣服脫與她穿著。

那婦人感激不過，竟號啕痛哭起來。哭了一會，又對他道：

「我受你如此大恩，雖然必有後報，只是眼前等不得。如今現有一樁好事，勸你去辦。我們同伴之中有許多少年女子，都要變賣。內中更有一個，可稱絕世佳人，德性既好，又是舊家，正好與你作對。那些亂兵要把丑的老的都賣盡了，方才賣到這些人。今日腳貨已完，明日就輪到此輩了，你快快辦些銀子，去買了來。」姚繼道：「如此極好。只是一件，那最好的一個混在眾人之中，又有布袋盛了，我如何認得出？」老婦道：

「不妨，我有個法子教你。她袖子裡藏著一件東西，約有一尺長、半寸闊，不知是件什麼器皿，時刻藏在身邊，不肯丟棄。你走到的時節，隔著叉口把各人的袖子都捏一捏，但有這件東西的即是此人，你只管買就是了。」姚繼聽了這句話，甚是動心，當夜醒到天明，不曾合眼。第二日起來，帶了銀包，又往人行去貿易。依著老婦的話，果然去摸袖子，又果然摸著一個有件硬物橫在袖中，就指定叉口，說定價錢，交易了這宗奇貨。買成之後，恐怕當面開出來有人要搶奪，竟把她連人連袋抱到舟中，又叫駕撐開了船，直放到沒人之處，方才解看。

你道此女是誰？原來不姓張、不姓李，恰好姓曹，就是他舊日東君之女，向來心上之人。兩下原有私情，要約為夫婦，袖中的硬物乃玉尺一根，是姚繼一向量布之物，送與她做表記的；雖然遇了大難，尚且一刻不離，那段生死不忘的情份，就不問可知了。這一對情人忽然會於此地，你說他喜也不喜！樂也不樂！此女與老婦原是同難之人，如今又做了婆媳，分外覺得有情，就是嫡親的

兒婦，也不過如此。